

〈賭伯〉

老榕樹旁隱蔽的小巷裡，開著一間家庭美髮。幾張又舊又硬的二手椅、蒙上灰的純白牆壁、一台直立式，佈滿鐵鏽的電風扇，配上幾瓶廉價洗髮精，和幾位因為價目便宜，拉開紗門的婆媽。這是我印象中，母親開的美髮院最初的樣貌。

美髮院的後頭是廚房，牆角倚著一座無時無刻都在發出嗡嗡聲，輕微泛黃的老冰箱，地上散落的空箱和酒瓶、佈滿油垢的抽油煙機、桌上幾顆半腐壞的蘋果，讓廚房時常充斥著惡臭和果蠅。

若要進到廚房，必會途經一間被「禁止逗留」的房間，房門總是關著的，但每次經過，門後都會滲出電風扇的馬達聲和收音機的雜訊，電器一年四季，從早到晚好像都開著，沒有關過。

裡頭住著伯父。

伯父一直是這個家庭風暴的核心。

奶奶育有二子三女，大伯父是奶奶在連續生了三個女兒之後，好不容易求來的兒子。伯父也的確不負奶奶的期望——算命的批過他的命盤，一輩子安穩悠閒，奶奶歡喜極了，這是妥妥的富貴閒人的命。即便是奶奶之後再生了父親，也絲毫沒有動搖她對伯父的偏愛。

伯父不是讀書的料，但對於五花八門的旁門左道卻無一不精通，自讀書起，便經常逃學，但是奶奶總是捨不得責罰他，甚至還會責怪身為弟弟的父親，為什麼沒有好好勸勉哥哥。他往外結交了一群狐群狗黨，總帶著他出入電動間之類的場所，伯父開銷大，經常跟奶奶說謊討錢，理由不外乎就是要買參考書還是繳補習費之類的。如果要不到，便會拿走父親的餐費或零用錢。我相信這一切，奶奶應該是知情的。但奶奶只是一味地裝聾作啞。

伯父高中沒有讀完便輟了學，鎮日在外鬼混，奶奶只是迷信當年給伯父批的命盤，相信命中注定的，就一定能得到，也不去逼迫伯父該有些作為。後來他跟著朋友玩票性質地去工地當工人，粗工沒有做多少，倒是開始出入各大小吃部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，伯父認識了在小吃部當「小姐」的伯母。

相較於伯父的耽溺玩樂，父親勤勤懇懇地扮演好一個兒子的角色，侍奉母親至孝，從來也不敢去指出伯父的問題。我相信父親心裡，總也有難平的時候吧，我不止一次聽過父親評價伯父，一輩子什麼也不用操心，還真的是個好命的人。

後來伯母意外地懷孕了，這是家裡的長孫，奶奶歡天喜地地把伯母給迎娶進來。只是伯父結婚以後，依然是那個甩手王爺、富貴閒人，每天遊手好閒。而伯母也不遑多讓，出了月子之後，依然天天跟著伯父出去。後來兩人一起染上賭博的惡習，欠了一屁股賭債。債臺高築以後，過不上好日子的伯母把爛債扔給伯父，帶著小孩跑掉了。

後來父親與母親結婚，在嫁妝的問題上奶奶與親家起了齟齬，而父親卻執意要娶母親，第一次地違逆了奶奶。也許是向來溫順的小兒子突然學會了反抗，或者是伯母帶著奶奶的金孫跑路了，總之奶奶將這家庭內發生的種種不幸，一股腦兒全部算在母親的頭上。此外，母親的孕事多舛，流產了好幾次，依然沒有誕下一子半女，這也更令奶奶對母親的那種偏執的誤會，找到了根深蒂固的理由。

後來母親提出想要將舊家改裝成理髮廳，遭到奶奶強烈的反對，認為母親才剛嫁進來，就對著家產指手劃腳，完全沒把她給放在眼裡。也許，奶奶只是不甘心吧，傾注了畢生希望的伯父並不成材，看著小兒子意料之外地走著較為平穩的人生，奶奶像個賭輸的賭徒一樣，死死攢著手上的資源，還想在伯父身上孤注一擲。

但是伯父高額の賭債顯然讓奶奶沒有太多選擇，無奈之下，她同意父親與母親拿出一筆錢來幫助償清伯父的債務，自己則讓出舊屋前廳的使用權。即便如此，奶奶還是把後屋劃給了伯父——母親如願開了理髮廳，但婆媳關係也降至冰點。奶奶怨恨她逼迫自己就範，覺得父親娶了一個惡劣的媳婦來氣自己。即便後來母親終於生下了我，她們的婆媳關係也沒有因此緩和。

小時候奶奶會在理髮廳忙碌的時候幫忙帶我，總是聽她跟我懷念，伯母尚在的日子，但旋即就會話鋒一轉，指向父親——「也不知道你爸在做什麼，認識不到一年，就隨隨便便帶個女生說要結婚！」我懵懂地附和著奶奶，當時並聽不出來她話語中，究竟隱藏了多少不甘。

伯母離開以後，伯父依然過著瀟灑自由的生活，後來染上毒癮，乾脆躲在房間裡頭，成天都不出來。母親私底下跟父親提過幾次要把伯父送去勒戒，奶奶得知以後，更歇斯底里地認為母親就是要來拆散她跟伯父母子的煞星。在奶奶的偏袒照顧之下，父母親也拿伯父沒辦法。從此後屋變成我的禁地，除非必要，否則母親從來不會允許我隨意出入那裡。

伯父居住的后屋，變成這家裡一個看不見的瘤，一經牽動，便膿血四溢。

隨著伯父吸毒的情形加遽，奶奶也不堪照顧伯父的龐大壓力，中風了。奶奶到底是賭輸了，伯父也沒能在她倒下後肩負起照顧她的責任，反而得依賴從前根本沒放在眼裡的父親與母親；年幼的我，也必須在父母忙碌時，學著照顧奶奶。

「伯父難道不用工作嗎？」我曾向奶奶小聲地問。

「他阿，身體不好，尤其是離婚之後，身心變得更加憔悴，你要多體諒他，不要像你那個勢利眼的媽媽一樣。」即使奶奶被伯父拖累到山窮水盡，依然袒護著他。她說完話以後，似是氣力用盡，看起來昏昏欲睡，我把奶奶推回了房間就又回到美髮院幫忙。當時的我還小，光是把奶奶推到房間就費了一番力氣，要攙奶奶下輪椅、扶上床，還是只能等媽媽來。

大伯在後屋藏匿的日子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。國小三年級的暑假時，我正在理髮廳的櫃臺旁寫作業，忽然聽見傳來大力開門的聲響，我往後看去，幾位年輕的警察佔滿了小

小的理髮廳。今天剛好是休假日，要是在平時有客人的時候，不管警察的來意是什麼，流言跟閒話就會像長了翅膀似的飛快傳遍大街小巷，我們的生意也不用做下去了。

我聽不清楚父親與警察在交談什麼，沒等我理清狀況，父親便帶著警察朝後屋走去，停在伯父的房前。警察打開房門進去，沒多久，我便看見一個陌生卻熟悉的身影出來——是伯父。他被警察架著，踉蹌地朝大門走去。我已經許久沒見過他了，他穿著白色的無袖衣，下襬有些破洞、衣服佈滿黃漬和黑垢；鬆垮的七分牛仔褲沒遮住粗壯的小腿；穿著不合腳的藍白拖，他的身材魁梧，不像什麼身體不好的人，只是眼神渙散、整個人頹廢的像昏迷了好幾天，經過我時，一股重重的熟悉臭味朝我襲來——是廚房，但比廚房的味兒再重個幾十倍，還帶著一股濃濃的尿騷味，久久不能散去，警察在後方拿著一袋袋小包裝的不知名粉末，隨後伯父便隨警察離去。我這時才知道，原來，警察真的會抓人。

過後，我就被載回外婆家，媽媽說要翻修店面。生意暫時休息了幾個月，擴大店面，牆壁漆成淡紫色，把伯父的房間整理乾淨後改建成廁所，一改往常的簡陋，連紗門也換了個新的，至於廚房，爸爸靠著他的木工技術，重新規劃後安上一片純白的櫃子，當我回到家時整個家已煥然一新，那台老冰箱也不再作響。

伯父被捕以後，奶奶一瞬間萎靡了，本就虛弱的身軀更加惡化。她這一輩子都被伯父的命盤批注所誤，相信這個得來不易的大兒子一定能平安無憂，把她的所有關愛都押注在伯父身上，即便賭輸了，還是倔強地不願承認事實。如今後屋已改建，伯父生活過的痕跡不復存在，每每我推著奶奶的輪椅經過，她只是沉默以對。

我很想安慰奶奶，如今伯父在裡頭，也算應了他的命盤批注——安穩悠閒了。

(共 2804 字)